珊瑚林

珊瑚林下卷

古鄞門人張五敎編
錢唐後學馮　懽校

明公安袁宏道中郎　著

聰明的人叅禪須將從前所記所解一一拋在東洋大海看他糞帚也不値卽諸佛知見將來向宗門中也不在服裏始得

百花至春時便開紅者紅白者白黃者黃孰爲敎黠人特以其常見便謂理合如此此理果可窮耶若梅花向夏秋開便目爲異矣問此與老莊自然

何別答這裏如何容得自然
問堪輿家談風水其朽肉枯骨何能蔭子孫耶答
天地間有作必有報只是沒道理與你思議
今學道者往往在文字道理上求明白這箇求明
白的心卽是千生萬刦生死根本
問學道人不用學問如見余平生未讀書沒有學
問如何學道這等難答難說沒學問卽今僕隷下
人亦有滿肚子學問蓋學問非必在看經論中來

凡眼見耳聞言思測度都是學問須把巴豆大黃下盡方可入道

先生問學人云楞嚴說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如何叅禪人又要明心見性學人云離于能見所見名爲見性先生曰離了這見那裏再討箇見來學人云若見性時卽是眼前這見則用功時又何必離心意識先生曰你自從叅禪已來那一時離了心意識學人云正提話頭時意識不行卽此時亦名

離心意識先生曰能提話頭者爲誰豈非心意識乎這箇事猶之習字者初時要一點一横如何此全是分別謂之心意識至於習學既成手忘筆筆忘書此不分別之智便是離了心意識矣又如小兒學語初時賴人教之稍長則舌與言相忘何嘗起心動念然後說話耶

先生問學人云汝今工夫比初出家時有進益否答云有之先生云汝須依然如初出家時便好學

人未解先生云汝初出家赤手空拳無些子佛法如今學了許多佛法譬如不識銀子的人積了許多錫錠子封在匣中算計拏去買田置地到成交開封時方知是錫沒用汝至臨命終時正是用銀子時候那時方知纔悔所學佛法是假的不能濟事故初學道人不得些錫錠子不肯歡喜去求及用工久了却須把從前所積聚的一一拋棄始得

小修云參禪人自家上一箇總不知是箇甚麽的樣

子何等要緊乃捨此心而在經論道理上求失策甚矣

心未透悟只當在心體上理會勿在道理知見上理會辟之手有病只用單方醫手勿去徧尋醫方

問一切公案俱是明本色事否先生曰若是本色事何須要明學人曰從上來皆說明心見性如何不用明先生曰楞嚴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又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

及汝道是有見是無見

小修云人知得道理不可用證之經論無不脗合遂自以爲是不知見得道理不可用底止是落在大道理中以不可用之理亦理也終有疑惑日子在

問某學道自謂有入路如何病篤將危時却疑慮不定答悟明心地者臨終雖十分不好看其悟自在也不明心地者雖坐脫立亡其不悟自在也

清響齋藏板

問病中如何作主宰答汝勿以病爲病卽令好人都在害病問何謂好人亦害病曰夫人眼要看色耳要聞聲以至欲食欲衣無非是病此中甚難作主宰何況寒熱等證一時纏身能作主宰耶問眞歇了禪師云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不知如何是安閒法曰不必到病中汝卽今推求渾身所作所思皆是苦事何者是安閒法

問毎見學人於疾病臨身便昏憒慌忙其平昔工

夫到此使不上何故答觀人當觀其平昔用功得力不得力莊生所謂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至於疾病生死現前雖悟明人有病亦知痛苦其臨終亦或有昏憒者皆不足優劣蓋昏憒與不昏憒猶人打瞌睡與不打瞌睡耳寧有高下耶且疾病已是苦矣又加箇作主宰之念則其苦益甚復有臨病時且不愁病先愁人看我破綻說學道人如何亦恁的受苦遂裝扮一箇不苦的人此便是行

險微倖入三塗的種子噫自爲巳知幾之學不講

清響[illegible]校

世間好人以生死爲門面者多矣不如那昏憒的

却得自在

問三界受生何由差別答總不出善念惡念無記

念三種善念熟則生天惡念熟則生三塗善惡念

相間則生人道善惡念頭總無則生諸禪天善惡

念頭倏起倏滅故所得之壽亦促無記者念頭無

間故禪天之壽最長此等俱是有爲法不能超三

界

問我今覺目前無有生死答覺得沒有生死這也是多了的說有生死固是生妄說無生死亦是虛頭形本幻也而言貪生者非身現存也而言不貪生者亦非本無死也而言畏死者非非死至苦也而言不畏死者亦非大都只要休心然心豈是容易休得的

問舉話時妄念來閒竊發當若之何答舉話頭將

外又生出念來此人心之常不甚害事亦不必除
他只是你纔舉話頭時情識已先起了此正生死
根本
問舉話頭之念與乘間竊發之念同歸於念何故
一不必除一爲生死根本答妄念乘間竊發汝旣
知是賊賊已無力矣至於話頭纔舉未舉時正是
情識此汝所不見者故爲生死根本能於此除去
方爲搗巢故曰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

清響齋藏板

問話頭未舉情識先起此情識既有心見如何可殺得他辟如有賊於此必見此賊方可殺之[illegible]刀劍何施答汝今渾身是賊沒有能殺賊者參禪人須知念生念滅人皆有之如浮雲水泡倏去倏來不必嗔嫌只以悟爲則令人所患者迷耳不關妄念生滅事卽能遏捺妄念而不能透悟亦與坐臥不相干

問參話頭時覺心不安穩此是何義小修答趣荅

如此用功之時東也不得西也不得上也不得下也不得直到悟明了方始自在若正叅究時欲求箇妥帖窠臼坐定此必是走了錯路非叅究一路也

學人有欲叅話頭者問之龍湖龍湖曰你於此路尚早恐叅不得

問我叅禪覺得有滋味答覺得有滋味是心懶散覺得沒滋味是心綁緊

問余久參公案不起疑奈何答汝今進不得退不得于心性未知何等樣于生死未知何日了即是疑情豈別有道理疑耶

諸公勿談心談性勿講公案透得透不得只心下自思此時死到面前如何抵敵他此處豈容自瞞

問如何說看公案不要求明答有箇譬喻極妙往在沙市舟中有僧暗中自剃頭一僧然燈見之驚云你自家剃頭又不用燈舟人皆笑

凡叅話頭只依他本分言句驀直叅去不必從旁生枝葉替他註解或疑我今能叅的亦是意識所叅的亦是道理亦是知見又或謂此是箇沒情識沒道理知見的如此皆𣢾做生枝生葉非驀直叅去者蓋叅話頭乃是於一切不是中求箇眞是非可以書冊印證者亦非可置在無事甲裏

閒往往閒暇時不見有許多妄念至於用功看忘時反覺妄念新新不住因自思心如猿猴愈捉愈

踍跳先生嘆曰捉猿猴還有箇捉的人在若看心之人乃是以猿猴捉猿猴汝當返看自心之時畢已念起了安得念頭不新新乎

問某子甲平生未曾做工夫忽然某公案某日自能謂透悟于一切公案都評品得來後復寡廉鮮恥依然如常人何也答此如不會作文人困苦思遊極忽爾文機通然所通者止於文義挐來自己身上受用不得故依依舊如常無所不爲也其所謂

公案非眞能合祖意不過謂公案乃無義味話盡
以無義味言語飣餖來許之耳
問參話頭起疑不來當如之何答疑情豈易起的
到疑情起時去悟不遠矣必過信關然後眞正起
得疑若未過關而有意起疑者非眞疑也惟過了
關自有放不下處羅近溪云未過關人大信則大
進小信則小進已過關人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
悟若過了關而不疑自以爲足者便不長進

小修云學人叅話頭且不要遽求悟明嘗先求迷悶胸中七上八下便是悟之機也又云叅話頭時不可作有道理會亦不可作無道理會不可太着意不可不着意有無兩邊俱遣作止任滅皆除如此方得少分令人知話頭不可作道理解又謂此不過古人應機之語乃無心妙用此則墮在無道理甲中似此此輩甚多

問巳前提話頭覺可用功近日併提話頭亦覺無

力矣答此是你求明心未忘還要走明的一路故覺話頭無力辟之飛蛾惟欲向燈燭處飛不知明處是他喪身失命之所緣人從最初一念之動只爲求明此病已深最難除拔遇着即發斷得此根方爲搗巢

問正用功時偶有應酬未免間斷答如好秀才落第歸來即飲酒下棋而眞悶何曾解

問一面應事一面於工夫上有嘿嘿放不下處恐

多了心分了功答如人打你頭曉得痛并打你足亦曉得痛遍身打曉得遍身痛如何不見多了心分了痛去

問正婬欲時佛性在何處答不婬欲時佛性在何處

凡事不經意識分別則未有業故世間聰明的人造業極大以意識分別太多也唯識云三塗及此間愚人不造業以無分別故

問學人遇有事時如何用功遇無事時又如何用功答人心那有無事之時外面事多則心中事覺少外面事少則心中事覺多其實總是一樣以人惟一心心無內外故

叅禪人或認無着爲心或認寂而常照爲心或認一切皆是爲心或認一切皆不是爲心或認一切法無自性爲心或認一切現成爲心或認一切法不可思議爲心或認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爲心或

認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爲心總未離見俱非心體透悟心體自無此等窠臼鄧豁渠論之極詳皆學人所必墮之病

有所知則有所不知無所知則無不知是爲知之極也有所見則有所不見無所見則無不見是爲見之極也

問羅近溪說人人都是聖人此義何如答此未是究竟話嘗有一友問近溪如何是聖近溪曰公適

騎馬來過橋如何不撲落橋底曰我乘馬上橋時將身前俯下橋時將身後仰如何得墜近溪大呼曰怎得這等自在你即是聖人其人茫然歸思數日復來云某某體認先生語眞箇吾人處處現成在在天性人皆堯舜信不誣我近溪大叱曰這等便是無忌憚的小人

問某於無事時覺得停妥但恐有妄念起境緣來未免失之答妄念境緣之來斷不害事只汝貢先

防閑之念其害實淺耳辟如人恐賊至先畜一虎于庭以禦之賊未必來而舉家先被虎噬矣淺深知無事時覺得停妥者未必眞停妥也乃意見之安排也念慮境緣之來而安排不能及者非眞不停妥也乃天則之發見也學人凡有此象疑皆屬執滯有滯則機心未忘斯即妄想之根柰以斷想皆從滯流出如人心滯於爲善便有許多爲善之妄想出生滯於爲惡便有許多爲惡之妄想出生

故不滯則爲生生之機滯則爲生死之機矣問滯心如何去得曰汝試觀滯心從何處起

昔人問羅近溪云如何是不慮而知近溪曰你此疑是我說來方疑耶是平時有此疑答是平時有此疑近溪云旣平時有此疑乃不得不疑者此謂不慮而知

問王龍溪一念入微乃見天則何謂也答微與顯對行事顯念慮微有思慮顯無思慮微

問龍溪云從一點靈竅實落致將去隨事隨物不要蔽昧久久純熟自有覿面相承時在不求悟而自悟也乎認應事接物靈竅自然不昧若更起心不要蔽昧是二知矣豈非多了事答龍溪云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跟始爲有用力處此幾語正不要蔽昧之註脚也達磨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卽從無些子倚靠處用力之義

所謂天則者須將從前所知所解盡情拋捨是書冊得來者還之書冊從人言語解會者還之人言從意識中揣摩者還之意識方是天則即如此冠誰是冠之天則答無論取下及戴上皆冠之天則也先生曰須是以樣子還盔頭以騣還牛尾方爲巾之天則

問何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答大知無所不知不可以知名之大識無所不識不可以識名之如日

光之普照從何處覓其爲照又從何處覓其非照若燈光之照有限便有能所矣凡以知識求者亦如是。

禪者禪代不息之義正是將中間有以禪定解者是否答以定爲定此小定也乃六度之一也若禪代不息是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斯則爲失定兼六度俱在其中矣須知人生動作云爲原定在此者不消你去安頓他若欲安頓便不定矣

問禪學乃細中之細世間麄人恐學不得細事答事豈有麄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隷卒人與習靜人看來是一樣的市井貿易人與深山隱居人看來是一樣的故華嚴中外道婬女宰官比丘等皆以佛稱之故唯此參禪之學不必改舊業不必擇何人箇箇可入那分事之麄細

問何謂時中答時即春夏秋亥子丑之時也頃刻不停之謂時前後不相到之謂中金剛經應無所

往而生其心亦此義不停故無住不相到故心生

問何謂不相到答如駛水流前水非後水故曰不相到問何謂心生答如長江大河水無腐敗故曰心生

問何謂無忌憚答不知中庸之不可能而欲標奇尚異以能之此人形迹雖好看然執着太甚心則死矣世間惟此一種人最動人故爲孔子所痛恨

問某資鈍只宜斷緣簡事朝夕參究方得話頭綿

清響齋藏板

密若攙和世俗事則功有間斷矣答古人云不怕妨功惟患奪志志在參究即應酬世務其功自在今學道人遇境緣順則自謂學問得力不知由境緣之順故心寧寂非關得力也遇境緣逆則自謂學問不得力不知由境緣之逆故心上懊惱亦非關不得力也

參禪人大率有三關第一關悟得一切處無生第二關悟得一切處皆是第三關悟得言語道斷心

行處滅然却總不是過此關方叫作參禪

學道人若不遇作家莫說此生不悟卽多生亦不得悟蓋不遇作家必走錯路與悟門相反

小孩子見鏡中影以爲實有此人往往翻背覓之覓之既久年亦漸長始知鏡中元無此人從前求覓之心一時頓歇

先生嘗問盃中天與瓶中天孰大有謂瓶中大盞中小者有謂瓶中盃中雖不同其所照之天是一

般者先生笑曰瓶中盃中何曾有天來
問即今舉心動念無不是心何以曰無心荅人有
生以後將耳聞目見串習一切世間事飣餖湊合
强名做心若除却此等那有心在
擔土人每日擔幾回土亦獲升斗豈謂無功若善
書寫人爲人傭書則力逸而所獲倍矣至於秀才
教書則所獲又倍矣再進而歲貢舉人做官則所
獲什百倍矣又上而甲第遊宦則相去不啻萬倍

矣今人修苦行者擔土也寫經者傭書也講經者教書也習定與念佛者歲薦與鄉舉也至參禪則甲第也擔土人不能爲科名事作官人不能爲擔土事比例發明功效逈別

若論此事盡世間辯才的說不到盡世間聰明的想不到盡世間苦行的踏不到

學道不肯休心者醒時受用的睡着時不受用睡着時受用的醒時不受用問如何得晝夜一如答[illegible][illegible]休

汝知歷着時受用則日間看經看教辨有生無生
者都是多了一番事
不悟明而求受用者只零碎受用而已如喜樂時
受用哀怒時不受用富貴時受用貧賤時不受用
悟明人則有整段受用喜怒哀樂富貴貧賤皆受
用也嘗見學道者自恨云我無事時頗有光景只
到應事時便爲境所奪此等人不如日用不知的
百姓却自在

世人爲有生忙學道人爲無生忙其忙等耳近有
尊宿語子曰我一向只說有箇法可以安心得受
用不知無此等事子甚然之蓋人若肯安心則目
前有甚不受用處試觀病人嘗言我平日無病時
不知受用今病時方知平日受用故有心求受用
則如清閒者想飲酒爲受用飲酒者想看戲爲受
用看戲者想携妓遊山水爲受用前途受用之境
愈求愈不足若知眼前即受用雖病中亦未嘗不

自在以心安故

小修云王陽明說滿街都是聖人要知非特本體是聖人即受用處亦是聖人然既同是聖人如何彼出生死而吾輩在生死中是迷悟之分耳畢竟如何爲悟若執定實有迷悟則又遠矣

問王南塘言有無之間爲幾工夫只在研幾敢問研幾工夫如何用答若用功便落於有若不用功便落於無

一切人皆具三教饑則飡倦則眠炎則風寒則衣此仙之攝生也小民往復亦有揖讓尊尊親親截然不紊此儒之禮教也喚着即應引着即行此禪之無住也觸類而通三教之學盡在我矣奚必遠有所慕哉

今之慕禪者其方寸潔淨戒行精嚴義學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得箇英靈漢擔當此事耳夫心行根本豈不要淨但單只有此總沒幹耳

此孔子所以不取鄉愿而取狂猾也
条禪人須將從前所知所能的道理及所偏重習
氣所偏執工夫一一拋棄畧上心來即與斬絕如
遇仇人相似
頓漸原是兩門頓中有生熟漸中亦有生熟從頓
入者雖歷阿僧祇刦然其所走畢竟是頓的一路
從漸入者雖一生即能取證然其所走畢竟是漸
的一路

先生問僧云佛與衆生受用同否僧云迷人認為實有雖現在受用而不知悟者謂其有而不有故得自在受用先生曰假如衆生認為實有佛亦認為實有其體同其用同其不同處又安在僧云佛之實有即法華所談實相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也豈同衆生妄想為實有耶如吾輩今現在喫茶又想着一別事豈與佛同先生曰假使佛喫茶亦想着別事其不同又安在僧不能對先生曰彼

此過去還有許多辯駁處
來日是僧復問云佛雖千思萬慮皆現量當思慮
者莲知是現量豈得以妄想名佛而謂其與衆生
同一妄想耶先生曰有箇莲知即妄也昔梵志來
見世尊曰瞿曇我一切法不受世尊曰是見受否
梵志曰是見亦不受世尊曰是見不受則同無見
與衆生之無見何別梵志不能對即是觀之有見
則同外道無見則同凡夫此處與佛差別者安在

此正金剛圈栗棘蓬子此能疑能悟便是大聰明人汝再不消理會佛與衆生同處同處不必說自然是一樣了只要參同之中所以不同者在甚麼處

人問孩子云汝心在何處孩子即以手指胸前學道人遇人問他如何是你本心則答云空空洞洞無處不是此兩人病則一般

問如何是人鬼關答鬼屬陰人屬陽古云愚而知

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故凡在情念上過捺著是鬼關在意識上卜度者是鬼關在道理上湊合者是鬼關在行事上粧點者是鬼關在言語文字上糅討者是鬼關如此類不可勝數反是則不落陰界而爲人關矣

人至於眞到不得處則心絕矣辟如即今聞自家門響則回頭看鬧鄰家門響即不思看何也知到不得故也

世人終身受病惟是一明非貪嗔痴也因明故有貪有嗔及諸習氣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恥擔糞豈非明之爲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日用少不得處皆是一箇明字使得不自在小孩子明處不多故習氣亦少今使赤子與壯者較明萬不及一若較自在則赤子天淵矣

凡用工若在道理上着力決不能出頭凡救人若在道理上提拔決不能度脫即如羅近溪有一門

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講好色從心不從境者有講作不淨觀者如此種種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近溪厲聲曰窮秀才家只有箇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羞慚無地自云色病除矣

問叅學人遇事來時還用思量否答汝今是有事時思量多耶無事時思量多耶若有事時思量止是一事如今人下棋子時一心只在棋上就不去

管閒事了唯無事時閒思雜慮最多却也照管不得

達磨外息諸緣四句原是教人用功的公案言循此可以入道非即是道也後人把這四句作靜定光景會認此是道故祖師將麻三斤乾屎橛等話易之

問五家綱宗答此事不說則無以教人說之又不容言語若不設箇方便何以接引後學

問首山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如何

答這公案大慧喩得極明喩如剝荔枝者將殼與核盡剝去只要解吞耳寶鏡三昧云背觸俱非如大火聚

問徧法界總是一箇那得有觸有背答若總是一箇則刀劍鎗戟亦總是一箇如何你怕觸着他姧婬殺盜亦總是一箇如何你要背了他

莊上喫油糍公案與瑯邪問舉和尚公案一樣否

清響齋藏板

人多於此發明如此此等者均謂之誵訛公案

先生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諸君平日作何道理會答作順應會曰若問和尚你有衣否答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此此方可作順應今問一歸何處豈是順應此義覺範已曾笑破

問古人多舉眼前小事要人下語如此此時聞爆竹聲試請道一句先生曰聾人掩耳問此句如何與

悟相于曰相于便非
先生曰汝輩公案不能透莫只在本文上搜索須
舉問明服人若人反詰汝汝當據自巳所見處對
第一莫怕羞既對來仍求明眼者再答汝汝聽他
答處自默會去如劉居士問僧古鏡未磨時如何
曰黑似漆磨後如何曰照天照地此此據自巳所見
處答也後因居士不許乃問洞山山云你問我曰
古鏡未磨時如何曰此此去漢陽不遠曰磨後如何

曰黄鶴樓前鸚鵡洲此僧遂徹此因人答而悟者
也伴之不會作文的只在刻文本子上看其疲難
通須是自家動手做幾篇求明師塗改方有進步
處
問機鋒相叩貴在迅速少落思量便名鬼家活計
如某甲機思素遲未免落思量奈何答若是犯思
量的即隨問隨答也是思量若是不犯思量的即
來得遲些也不是思量即如僧被古德問一連答

數十轉皆不契到末後一轉方契難道他全不思量的

問五宗血脉同否答血脉本同門庭各異然非有心立異實出于不得已因前人之法行久有弊故繼起者鑒而更張之臨濟棒喝未免麁疎故曹洞易爲綿密耳然此此立論其大槩而中亦有相同者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此臨濟同曹洞處如何是佛

雲門曰麻三斤此此雲門同臨濟處此中無實法使當今之世有臨濟曹洞者出又別是一番建立矣

問直指參禪之要答參禪的無別法只是一些道理不上心來一毫意見學問不生此即有六七分了蓋意見學問不來這裏情識不行都有箇入處

參禪人得三三昧謂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此三昧皆無形迹若在六根上求三昧則或有眼通耳通皆有形可指者是謂根塵小學故惟三三

昧爲諸三昧之王得此三昧則一切三昧俱具矣人未悟時觸處皆妄如與人爭競因人我相即退讓人亦人我相也以我與人爭我能讓人總之人我也既悟時則觸處皆眞如待人平易固無人我相即與人爭競亦非人我也永嘉云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是也

問悟明人亦用心意識否答心意識何病但認他作主宰便不可如以僮僕作家主豈不害事

參禪將徹時惟守定一箇話頭便是眞工夫若捨話頭而別求路必難透脫矣常見久參者多謂我參禪到此分際如何尚不得力尚不得受用我謂此人必未曾學道者試觀日用間安往有不得力時安往有不受用處華嚴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

問某已曉得知解道理不可用矣但放不下答汝每日所作如飢知食寒知衣那件不是知解見尊

青響齋藏版

長便拜逢故人便問那件不是道理須知知解道理用不着此極則語不是與汝作學問的

問何名證入答證入亦方便語如有一房舍在此若是我自家的常于此中出若是他家的方從外面入

問古人云一切現成只要人承當如何是承當的事答今呼汝名汝即知應叫汝飲食汝便飲食此即是承當

問悟明人須加修治方可除貪嗔癡答譬如小孩子手執瓦礫人奪之則哭及長至六七歲時奪之則不哭此果由修治否

悟明人雖自眼已開猶有無始業習未能盡除故世世出來化人以消除自己業習譬之載船搭人非但濟人實欲藉力牽挽便船易行也故曰佛前普賢總是自利之行

識趣膽三者入道之次不可闕并

有聽明而無膽氣則承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聰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五分識可當十分用膽弱者總有十分識只當得五分用

先生云汝近日看大慧語錄何如答覺得快活曰此是汝看書不濟處大慧一書將人所走的門路一一塞斷觀者唯增迷悶而已那得有快活處

人知見有大小其事業因之而異佛不過是有大知見的人其教人唯開示佛之知見而已試觀賢

易之人有資本相等而所獲利或倍蓰千萬之不同由其知見有大小耳出離生死全靠真知見

僧問古德云修證則不無汙染則不得如何先生曰汝曾往南北二京否答曾往曰這箇是修證不是修證又問汝往京城中曾聽經否答曾聽曰這箇是汙染不是汙染僧復擬答先生搖手曰不是不是

參禪須是利根人鈍根必不得盡聰明過人者妙

有所得不能滿他聰明的分量則愈前進若智量小的稍稍有悟便自足了如大慧衆同叅諸人皆同時頓悟大慧自以爲未得又叅三十餘年方大徹始知諸人皆得少爲足者正爲大慧聰明過人前所得底不能滿其分量故

問道理知見用不着然仔細點檢日用間那一件不是道理知見答用不上便叫做道理知見若人喫飯穿衣豈得名道理知見乎

凡學道人走別様路則要易其職業易其念慮惟叅求宗門一着則不唯不必轉業亦不必轉念觀華嚴經可見矣然業念俱猶常人矣畢竟不同者何在

問某甲二六時中無取無捨不依倚一物是保任否答汝自謂不取不捨不依倚一物然却是取了箇不倚依一物捨了箇依倚一物也安得謂之保任夫保任者譬之此園中有名花欲保任他則設

墻垣以衛之至於保任虛空則如何用力
人能見得性則隨時隨事光明自透露
予初年學道雖見得道本平常而求玄妙之志猶未忘邇年來方知別無奇特唯平常行去便是合
海內參禪者或行苦行或習靜定或修福德據外面看人爭慕之然察其中有這段求玄妙做門面的心即與道相遠
問先生往年修淨土是何見答大凡參禪而尋別

路者皆係見未穩故
走明白路者求解也解脫道名如來禪走漆黑路者求悟也悟透名祖師禪小修云走明白路亦有兩種有于經論上求明白如法師是也乃認賊為子決不可用者有見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亦是走明白一路者如鄧谿棐亦其人也觀南詢錄自見
問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何亦有兩種答有假有真粹如要北人談閩中鄉談此真言語道斷若本

處鄉談但只不說此假言語道斷尋常做官要緊下去此假心行處滅若遇考察去了官此真心行處滅

問先生言洪覺範有道理知見然予觀覺範提唱公案其識見議論似與大慧不殊答透關的人亦分兩樣有走明白路者如覺範永明壽是也有走黑路者若大慧等是也其議論識見一樣而却分兩途有人向小修舉似小修云覺範亦是走黑路

者但其中微帶有明耳先生曰不然覺範往往將
黑路都要解做明白的是故語是實法
久於道者每以叅究爲功不以安閒爲功寧知矜
持者尚有功不矜持者豈無功特汝等自家不肯
算作工夫耳
問大慧示衆云有等人謂法不在言語上不在情
識上不在舉動施爲上此錯認業識爲佛性夫旣
不在言行情境矣如何又名爲業識答認言行情

境者名妄念不認言行情境者名業識業識乃第八識是渾渾淪淪的故不在言行情境上古云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正是指此

大慧所說用功總不出四句謂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言語造不可以寂默通這四句乃聖賢學脈精髓凡有絲毫工夫有絲毫依倚皆非真學問

小修云今學道人都疑悟明之人其意識必然孤

立在那裏一無所倚傍也不知無有此理先生曰然眼不觀色則無眼耳不聽聲則無耳以至意不緣法則無意豈有箇孤立者

過了信關人只當休去歇去便是真工夫第一不得于逆順境上疑巳不相應古人所謂不相應者非指此也謂偷心未絕不能相應也問十分打不過去的事當如之何答衆人打得過者我亦打得過我打不過者衆人未必打得過既是衆人打不

過我又何必要打過

五家綱宗只一逆字足以盡之不特五宗三教聖人都是逆

問悟明人作何工夫答做工夫工夫須不落陰界不墮區宇方爲真工夫且汝既見心體矣則日用常行無非是心若又去看心治習猶飯既熟而復去淘米也

過了關的人猶分爲巳爲人兩種學問不可不知

參禪人要通玄解晳歇心易要事上過得去疑不上心來却難蓋解通的人雖晳歇了心久之間不過必自疑云我學道一場未知臨終時作何狀死後黑如漆又不知作何狀今目眼前只散散地恁麼去怎好要尋件事來做方過得若於日用行事上都打得過心中都安閒得去沒有纖毫疑惑此非消融之久不易到也

問大悟時即得證否答即證曰此還是因中事耶

曰因果一時齊有曰還得三明六通否曰具足但
不在眼耳鼻舌身意上
先生問寒灰曰近況如何答去年夏秋甚快活今
春偶思古人如何到此遂得休歇不覺迷悶先生
曰此是汝求知見求明白的念頭未忘關頭未過
得盡耳
老鼠入牛角此喻最好譬之盜刦人家有十數間
房皆到唯一密室未入雖去猶疑必回頭驗過然

後疑纔息耳予昔年欲娶一妾聞其美旦暮思之不輟一日親見此女貌醜此心當時頓息悟道者亦如是

小修云明道是眼行道是足兩者不可闕一問何謂行起解絕答解如問路行如走路到得走路時則前此問路之心絕矣

初入悟人容有偷心未死者再須鍛鍊多年方始淨盡所以古人謂雲門禪如百鍊精金問偷心乃

不光明之心耶答非也參禪人將謂別有奇特玄妙心不肯休如盜刦人物要處處搜尋到了纔罷是謂偷心未歇也

問有入頭人只參公案其餘三玄三要四料揀等俱不必理會何如答且不必理會他明白的乃順路黑漆漆的乃逆路順路所得雖多而實無用逆路只一些子却有無窮受用

參禪人須走得撞着墻方肯回頭只徒望見墻猶

清響齋藏板

是未到必在墻上掀翻撞倒一回方好
學問須闇然日章勿求人知問此是不求名麼答
不求人知又非是不求名求名不妨但學問不必
人知有心求人知即逃名亦是要人知的小修云
求名乃喜怒哀樂內事人惟於此錯認故進退不
得自如
問道貴平常炫奇過高是多了的答平常亦是多
的

過了關的人亦須常會朋友講論講論一番則自己所已到者又操演一番所未到者又精進一番所謂借他人戰場練自己兵馬古之禪伯大率如此

古人所謂悟後修行者乃去其心中不真實處消其心中有疑惑處非以知見功德去補綴他也

毋論學道人凡高人皆不可不會聽其議論超卓視其行事栢落皆足以發我未發

常讀書亦是操練之法李龍湖曰古人往矣獨有言句在耳不覩古人言句自以爲歇矣了矣倘閱之有透不過處方知自己未到必用心參究所謂攪濁河之長竿撥寒灰之妙手

凡看經論非徒玩索文義也爲自己生死不能了恐於經論上有疑可參處有機緣可省發處若語句沒相干者直當揀過不必看以至看祖師語錄亦然

小修云謂悟後人全與人不同非也依然是舊時人謂悟後人全與人一樣亦非也面前自有期與地

隨緣消日月任運着衣裳此臨濟極則語勿作淺會若偷心未歇安能隨緣任運

小修云令人見叅禪之士有世網未脫習氣未除者率云彼既叅禪何爲猶有此等餘結不知世情與道情非兩也如生禪天者其世緣盡脫習氣已

除然祖家却不許之何也

問諸法既如夢泡則一切善惡譬之好夢惡夢矣醒都空何以標善而遮惡耶答夢中受樂與夢中被打畢竟不同故東坡云嗔喜皆幻喜則非嗔

問今人或有此事全不干自身而横罹禍者何故答禍之來不可測非是定有相干乘相乘或有失足於彼而假手於此者有造因於前而受報於今者夫周孔何人也而居東過宋幾不免焉可俱謂

清響孝藏

述不知幾希

問持己待人之方答以情恕人便是公以理律人便是私以理律己便是公以情自待便是私孔子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以情恕人者也所求乎子臣弟友反之己未能以理律己者也此非孔子謙辭自是實事如今鄉里愚人見父責子爭語不遜衆必共非其子至生平詬法孔子者受父訶斥果能纖毫無違心耶少有違心與不遜何別

可見責人之事自已多未能盡也王荊公非是不好的人只爲他有一肚子道理將此道理律人便至敗壞天下耳

耳順隨緣漫無所知者似耳順漫無所知者似隨緣人畧有些聰明則其聽人說話自心即起思惟此人所說如何至漫無所知之人聽得人言句則覺得句句是好話領畧在心故曰似耳順人畧有些智謀必不安分處處思量攀緣將來要如何做

若漫無所知之人其才調施展不開如傭工挑土舂碓之人終日巴巴做至晚更無別想故曰似隨緣又如小孩子及禽獸亦皆似隨緣之類也惟眞實悟明人聲入心通乃眞耳順順世無礙乃眞隨緣故相宗中有眞現量似現量亦是此義

問如何方是無爲答所謂無爲者非百事不理也漢文帝稱無爲之主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此此無爲也舜放四凶舉八愷亦無爲

清響齋藏板

也故曰無爲而治其舜也與問有放有舉何名無爲答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亦是無爲問此與外道自然何別答老莊之因即是自然謂因其自然非强作也外道則以無因而生爲自然如烏黑鷺白棘曲松直皆無因而自爾如此此則不通之論矣

喜與嗔皆幻也寧就喜多事簡事皆幻也寧就簡拘檢放曠皆幻也寧爲曠但不可以我之放曠遂

病人之收歛世間人識見才調不同未可一律齊也

問從上祖師亦有死于刑戮者何故答死于刀杖與死于床榻一也人殺與鬼殺何殊哉但有好看與不好看之異耳於學問却不相干

嘗見爲官者欸曰我待官至某處即休心學道寻𦍒笑之將來之心即是今日之心目前既不能下將後又安能了耶故知要了則即今便了今日不

能了卽百刦千生不能了何况來年

問權詞對人亦涉妄語否答古人云權以濟事則不謂之妄語曰如何比丘戒却不許有方便語曰佛旣設律則不得不嚴卽今大明律何等嚴密官民豈盡依之曲禮三千何等嚴密儒家豈盡依之所以比丘戒難持然比丘戒亦只爲中人設耳若上品興材則超于律外戒詎足以縛之如菩薩戒則不然其中多有權以濟事者辟如兵法只中等

之將假之至于名將則出于兵法之外矣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大抵我中國之法唯孔子之敎行之無弊若佛法則有難以治國治民者可見古今不同時夷夏不同俗不可執彼而非此也

菩薩極慈悲而有時現忿怒相可見慈悲臉兒有不可槩用之處

居安不如身安身安不如心安今勞心以養其身

勞身以營其居失笑甚矣

西域唯重僧凡俗人有不公平事皆聽僧家處分故佛說僧家不用自耕種唯募化衣食每日止化七家若我震旦國只重烏紗非修道作福人鮮有重僧者故古來禪師知募化事難行于震旦秖自畢自勞而已於是開叢林置庄地此正師其意不泥其迹也

曾見一書云有一異人欲引蘓子由遊地獄且囑

藕曰汝若到彼一看決定不肯做官子由懼不從
因引同座一人往甫坐定此人神識即同到地獄
但見有一獄中純是做官的及僧家
小修云僧家募造甚非計之得者本是無求漢却
作有求事寧不招人輕賤天下佛殿亦多矣建之
何爲佛經亦廣矣書之何爲問若然則一切治生
事皆不當營爲乎答難道修行人明晨缺早炊亦
不料理只有濃淡不同耳事可已則已之不可已

始起而圖之古德云今年莊上無收並不着急惟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發明實是急夫以莊租與叅學並談可見莊上事亦要緊詎可置之不理耶吾輩少時在京師與諸搢紳學道自謂我等不與世爭名爭利只學自已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更事自今看來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即如講聖學尚節義係功令所有者然漢時尚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僞學之禁

都緣不能退藏於密以致如此故學道而得禍非
不幸也
老莊生當亂世其學惟善下惟韜晦惟處於不才
是退藏於密者
龍湖曰世間好事甚多安能一一盡爲之此語絕
妙
處世間事衆人皆見得非而我獨見得是亦須緩
緩調停不可直遂直遂則取禍矣蓋有理可行而

清響齋藏板

勢行不得者在審己量力可也

問李卓老臨歿時得力否先生笑曰不得力問如何不得力曰若得力便不歿

問某昔曾割股彼時不見痛今乃拔一髮亦痛何也答世人卑者好利利之所在雖丧身命不顧也高者好名名之所在亦丧身命不顧也以名利迷心持着故不見有可畏割股可得孝名故不知痛拔毛不足以成名便覺痛耳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麄細食之皆甘脾胃薄者遇好物則甘麄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皆揀擇矣今人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好檢點一切人者是自己有病與人無干試觀兇暴人未有不作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從惡此意羅近溪發得極透

今月出母錢至來月償其利少若隔年償則利多由此觀之隔生償者豈不尤多耶

一友說人只不死便好先生曰全幸有這一死不然勞碌豈有了日又一友云爭得不死只壽二三百歲便好先生曰今人只六十七十已筭計得無半刻閒何況百歲

問近代所稱龍象何以多不免答學道人須是韜光斂迹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若逞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安得無禍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張去將何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

戒

問某子甲露才揚已精光爍爍動人答凡人逞才華學問者人說他伶俐我說是忠厚若歛藏不露者人說他忠厚我說是伶俐古時阮籍以酒自娛人說他疎狂然卒免於禍故子元說是他謙慎可謂具眼

人惡貧賤我亦惡貧賤人欲富貴我亦欲富貴但在我惡塵勞之心甚於惡貧賤好清閒之心甚于

好富貴故所欲奪于所所甚欲所所惡奪於所所甚惡耳
他人亦惡塵勞而不如惡貧賤之甚亦好清閒而
不如好富貴之甚故終身碌碌亦往往甘之
勿爲禍始勿爲福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倡
耳吾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
求利及好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肖之人
生出事來其罪皆歸于首者東漢而後君子取禍
皆是也此等涉世機關惟老莊的然勘得破

問如二乘只了却自家事亦儘好何爲如來訶責之答辟如有人遭患難其一人心腸極熱委曲方便救脫之其一人毫不動念此二人孰爲優劣問二乘與菩薩其所行孰難孰易答委曲救人自是難事只管自已自是容易

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陽明是也應以儒教得度者即現儒教身而爲說法濂溪是也

清響齋藏板

世間人有近道而不學道者有學道而不近道者日用不知的何等近道卻不肯去學道修行亦有的有心學道然實與大道相遠故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龍溪近溪非眞有遺行祇清議只爲他鍛鍊甚與眞見得聖人與凡人一般故不爲過高好奇之行世人遂病之云彼既學道如何情境與我輩相似因訾議之久久即以可流歸之耳若使二公不學

道世人決不議論他蓋衆人以異常望二公立公
惟以平常自處故孔子曰道不遠人
問吾輩想像聖賢心事如青天白日真無徇外爲
人之私答纔作青天白日想早是徇外爲人矣此
處棲泊不得汝莫作詫解
世人我相最重故往往見人之過若以人之過爲
惡都是我常有的但過在我便不見可惡在人則
見爲可惡皆我相之病也蓋過有兩樣有一等眞

正犯天下之不避彼自陷法律自難逃下公論我
固不必嫌他至些小差處乃常人所有者我惟以
衆人望人而已若求凡事恰好是惟賢智之士能
之我原不當以賢智律天下人又不求人過亦有
兩様有自家鶻突不曉得人過者此名似不見過
有自家眼明容得人過者此名眞不見過
常人些子分段情識有依傍有典要尚感得有如
此世界如此受用蓋天蓋地絕依傍出典要者其

其所感世界受用又當何如李長者云未有今生以神智用而來生不獲大智神通者也
恒人皆曰我凡事任運隨緣太天下事不由人筭計不由人勉强只得任運隨緣去但彼衷戚戚之懷若欠兩稅百姓相似那有受用安閒時
問戰塲中千萬人一時殺盡都是命該死麼答省闈八月終十三省同時中了千名舉有命不該中者耶問佛言有横死者似不屬於命答亦是他所

造橫業如無故而戕物命等故當受横夭之報横夭者謂不似尋常夭耳非謂不當夭而夭也

人人俱有我相習爲尊大固我相也習爲謙抑亦我相也唯破除我相之人時當尊大則尊大時當謙抑則謙抑當其時爲其事自合如此無些毫擬議之心卽有心忘擬議猶屬我相未盡

小修云惡人終日心心念念惟想害人其招刀山劍樹等報誰日不宜

修行人始初一二年內嗔嫌他人不學好到久後方知自家不好處

寺僧舊例募大燭供佛後漸竊油蠟別用或以告先生欲止其例先生曰借供佛之資以自潤此庸僧常態也何必惡而革之

有僧募造銅塔人爭笑曰有甚麽要緊事何苦如此爲斯言者是以聖人望人也人心於沒要緊事攀緣妄想皆此僧募塔之類耳吾不病此僧造塔

病其於自己造塔則喜見他人鑄佛則忌故其塚塔猶是常情而忌人則爲惡念矣

一友贊某老一心扶持世教先生笑曰此老未生之前世教何曾掃地耶世間人寒自知衣飢自知食遇親自知孝遇子自知慈何待教乎至於不肖之人教亦不善矣

世間事做得省力便去做做得費力便不做此最是便宜安樂法

問菩薩捨頭目髓腦何義答試觀自釋迦佛後許多菩薩那一箇捨頭目髓腦此言不必作如是解只明其無我耳釋迦於歌利王割截身體亦此義不然頭目髓腦人乞之何用而捨之又何用耶

問刹國仁主何以多殺無辜答國初承元之弊紀綱風俗壞亂極矣故立法不得不嚴至今二三百年享太平之樂誰之賜也即做官者與一好事眼前勞民傷財人豈不怨及其後民實賴之厥澤遠

矣若些些計較雖恐錯施一刑錯罰一罪如此迂腐拘攣如何行得去

凡名都巨邑奸宄匆匆伏藏若奸宄不伏於都邑更於何處藏身昔人云不如是何以稱京師此有見之言也故治奸者但使其不甚爲暴而已不必過爲擿發盡爲擯除也如蛇蝎匿於墻垣不害人斯已矣必欲拆墻垣以去之亦無是理

道明德立曰高人絕趣定步曰庸人向訣逢迎曰

小人剛暴險刻曰惡人高人之待人也如化工遇庸人則平等交之遇惡人其禮貌亦不廢俾不至爲害也至於小人謟媚其前亦不起憎心見彼容悦之態如俳優奏樂亦爲之色喜而已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禍天下者必斯言也人誰肯自居小人甘心爲人所遠耶勢必反噬矣夫君子不屑爲人使凡任役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心爲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達者友

君子而役小人愚者友小人而遠君子拘者親君子而逐小人

問人情未有不相同者然而聖凡之異在甚處答我說人情相同但論其理耳然人誰肯安心謂我與常人一樣乎雖屠兒樵子亦有自負的心至於學道之人曉得幾句道理其憤世嫉俗尤甚此處極微細最難拔除若能打倒自家身子安心與世俗人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也然此意自孔老後

惟陽明近溪庶幾近之

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太宗見人心歸其太子則嘆曰人心已屬太子矣夫漢高宋宗皆英主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恒人乎

人有性急而量寬者有性緩而量狹者量狹之人心腸多冷量寬之人心腸多熱然此中又有大人

小人之異大人之寛舒者好論已即或性急或量狹或心腸冷而其衷常欲立人達人小人之褊狹者好論已即或性緩或量寛或心腸熱而其衷常欲自私自利大抵合之之極斯名大人分之之極斯名小人

先生曰某鄉有人當歲歉時每穀半石値余金有村人持一金來買穀其人視之云銅也村人憤懣仆地其人扶起曰是真的我錯認了以穀付之村

人曰此我鬻男以救一家性命者汝眼不明幾駭
殺我既擔穀猶嘔罵而去然其金實銅也度去遠
遂擲水中又我先祖家頗饒嘉靖中出母金以千
計穀以數千計值歲荒盡焚其券仍每日遍點僮
僕恐有往彼索取者曰此此時人家備一飯也難以
上二事皆是為善切近名
孔子説終身之行不越一恕治平之要惟在絜矩
能推此心以濟人利物功德何等大比之僧家持

門面戒者不啻天淵矣

堯舜不能使其子之肖仲尼不能使其妻之賢漢高帝不能使戚姬之不爲人彘今人德不如聖人位不埒王者乃終身爲妻妾子孫計長久愚亦甚矣

跋珊瑚林

石公先生珊瑚林楚中張明教所錄先生自擇其可與世語者爲德山暑譚梓行矣茲其全也湜來居士中第一了手共推龐公惜偈頌

之外語不多見張無垢深入玄奥

与妙喜相伯仲而語一涉玄輙爲

其甥删去陽明諸大老得禪之髓

録之者諱言竺乹語多回護令人

悶悶先生談儒譚釋皆是了義

無一剩語故嘗自況於大黃解與一切人排盪積滯茲錄亦不復諱其談向上商工夫最明且懇傾毫無實法可為人繫綴者其有補於學人甚大覽者能向是

中挨身直入當知迦文宣尼原一鼻孔叵不妨吊罷老石公把臂共行何煩百方回護作此委曲之相也

无咎居士馮賁識